



阎连科：狂想回归真实

文/本报记者 金丹丹

阎连科每出一本作品，都是轰轰烈烈的。去年一部《风雅颂》，被人说是“影射北大”、“诋毁知识分子”，今年的散文作《我与父辈》，又是万人签名联合推荐，读过的人无不泪流满面。电话专访阎连科时，他已经结束全国的高校演讲回到北京。他的普通话夹杂着浓重的河南口音。他的声音带有一种安静的舒适和稳妥，让人觉得他正享受这一场聊天。间隔地，背景音里有响亮的狗叫。“对……是狗叫……”他不好意思地笑笑，“一只京巴，一只泰迪。京巴有11岁了，按照人的年纪算也有八九十岁了。我总告诉自己得好好照顾它，老想着让它活久点，我也要活久点。我有时候很荒唐的，总是有这种很孩子气的想法……”这个时候，总是写着惨烈、悲苦、绝望文字的“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”阎连科，荡漾开来一丝未曾捕捉过的温情与可爱。

《我与父辈》：找到了丢失忘记的情感与真诚

在《我与父辈》中，阎连科从自己的童年时代写起，讲述了生活在河南农村的父亲、大伯和四叔平淡而动人的一生，也描述了自己艰难的成长历程。

十年前，阎连科便打算写这样一部作品，但真正促使他创作的，是两年前四叔的去世。那时，在老家河南农村，阎连科守在灵棚里，惊凉地意识到，父亲这一辈，除了一个堂叔还健在，都丢下了这个世界，丢下了晚辈们，走了。

深夜，极度的宁静里，没有睡着的一个妹妹去换将燃尽的香，同他说：“连科哥，你写了那么多的书，为什么不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？”他突然对自己一直以来的写作感到了歉疚与不安，必须为父辈和老家的兄弟姐妹、侄甥女写点什么了。

“写这本书经常会让我泪流满面，总是需要不断地洗把脸再写，它从狂想回到了最为真实的现实感受，这种真实体现在日常琐碎中，是一种来自灵魂的感动。”

这本散文，和阎连科之前的作品风格完全不同。以前《受活》、《坚硬如水》里的阎连科，是怪诞奇崛的，而《我与父辈》，这样纯朴而温暖，叫人落泪。辗转各大学校演讲时，阎连科遇到无数来讲述读后感的读者。“复旦附中有一个女孩，含着泪说，我看了，我以前对父母很差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她话没说完就掉泪了。我觉得写这本书非常值得，那么多人喜欢，不是说写得好，而是作品中的爱、温情和善良，找到了大家丢失了忘记了的情感与真诚，面对父辈没有表达过或没有意识到的一种内疚心。”

最大的追求就是不要追求

阎连科用“所有作品中的一颗钻石”来表明《我与父辈》于他的特殊意义。

“我说这本散文是情感的钻石，不是说

我之前的作品不注重情感，小说里的情感是和人物的情感，而在这里，情感是特别直接的，是有血缘关系的。”

在《我与父辈》中，他抛弃了之前写作中对结构、语言的一贯讲究，“最大的追求就是不要追求，舍弃一切人为的东西”，回归到朴实与真诚。阎连科说，《我与父辈》是他所有作品中描写最为世俗的一本，这种生活世俗，在他最初的《耙耧山脉》里有，但之后的《日光流年》、《风雅颂》中，这种世俗没有了。

“一切伟大的作品的根基都扎在世俗中，但世俗并不等于伟大和有灵魂。写作要从世俗写进灵魂，写进作家的灵魂、人物的灵魂。最初的那些世俗，我不知道怎么让它回到灵魂中去，但今天我至少明白了世俗与灵魂的关系，打通了两者的通道，听起来有点玄，但对我来说是这样的。”写作这部散文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：“对小说技巧的探索不会改变，但内容上肯定会有变化，对爱的理解、世俗的理解都更深刻了。”

至少要对有血缘关系的人好

“父亲影响我最大的地方，是要与人为善。父辈身上那种委屈求全的品质，看上去可能有点窝囊，却让我一生感动。我身上有各种毛病，但因为从父亲身上学到了这种品质，做起事情会很有原则。父亲教会我如何做一个男人，身为一个男人应该做什么，现在我对儿子的要求也是这样。”

阎连科说，这本书，更多的是给儿子看的。“我写完就发了他的邮箱。他看了，给我回了一封信，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：看完了，掉泪了。我想他不是简单地感动流泪，这种感情很难表达。以前我们有聊过这些，但没有这么具体，我想让他知道，通过这一条血管他是可以回去的。”阎连科有一个二十四岁的儿子，说起对孩子的教育，他说，很多和长辈是一脉相承的，宽容，并希望他

能得到一样多的爱和温情。“他很多地方是让我放心的。比如每年春节暑假他都会回老家，虽然有时候我知道他不想回，他会给他比小的孩子十几二十块钱，在奶奶枕头下压个500块。我对他说，你至少要对血缘关系的人好，这是第一波的涟漪，第一围的人。如果对这些人都不好，别的都别谈了，这是做人最起码的。你对朋友多么两肋插刀是另外一回事，那些是义气，和爱与善良没有关系。”

“再比如谈朋友，我对他说，不要求你从一而终，这不大可能，但你不能辜负别人，人家对不起你可以，你不能对不起别人，不能朝三暮四。他守得住底，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。”

写作能缓解我的焦虑

阎连科现在常年居住在北京，一年年过去却觉得这和自己没什么关系，没有归属感，而耙耧山脉的老家也回不去了，物景已非。

“对我来说，这种归属感的问题没法解决了，也许只能把文学当成家吧。把焦虑不安写出来，才能得到平静。”

“我最初的写作，是目的性很明确的，就是逃离农村。我一直觉得有方向的写作是很重要的。渴望成名成家，解决了功利心。很多作家比如巴尔扎克，他就是为名利写作，也写得很好。我经过了很多事情，把名利都看淡了，但也并不是说没有。当写作进入生命，直接的就是缓解许多的焦虑，现实的焦虑，具体的人带来的焦虑，死亡、权利、农村很多问题的焦虑，这种焦虑是来自生命本身的，没法赶走。现在我的写作不是特别有方向，也没有这么明确，只是每次写作，都在缓解我的焦虑。”

欣赏韩寒的坦诚

阎连科至今，还是只用笔写作。“手写。

每天早上8到10点，写上两千字左右。”他笑说自己不是排斥电脑，而是打字实在慢，而且老会打错。

“写的时间长了，有点职业性。从不会说一泻千里，也不会写不出来，挤牙膏、写不顺我从来没有过。我颈椎、腰椎都不好，经常是因为身体原因停下来。对我来说，长篇、中篇的第一页最难，掌握什么语调、什么语言要决定了才下笔。情绪好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特别得意，张扬，有才华。我通常让它匀速地流动。”

现在，阎连科刻意让自己的写作速度慢下来，一年写上十万字，“太快了读者都受不了，虽然作品好坏和写作速度快慢没有一点关系”。他说，每天最愉快的时候就是两个小时写完，正好可以看后半场的NBA。“最好是写长篇的时候也是NBA开始的时候，我自己倒没什么体育爱好。下午和朋友聊聊天，而且我乱糟糟的事情特别多，要处理。”

他还养了两只狗，“住在你家，就是你家的一部分，你不去找它，它也要来招惹你，把你叫醒啊，找你说话。”

最近他迷上了胡兰成的散文，“他的语言非常好。我是最看重语言的，特别崇敬语言，小说语言不好，你就没法看下去。好的语言是最具个性的，你的就是你的，最为独特。小说的独特最先是在语言上得以体现的。”

对于年轻的一辈作家，他特别欣赏韩寒。“他做人的态度很好，我也要向他学习。他对社会的认识，对现实问题坦诚的态度，不遮遮掩掩躲躲闪闪，有一说一有二说二，坦坦荡荡是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的。他的这种诚实的态度，对很多事情一针见血的看法。我们都说要学习圆滑，学习城府，从来没有说你要学习诚恳，都教孩子要学聪明一点，会为人处事一点。其实我们最需要的，是坦诚。”